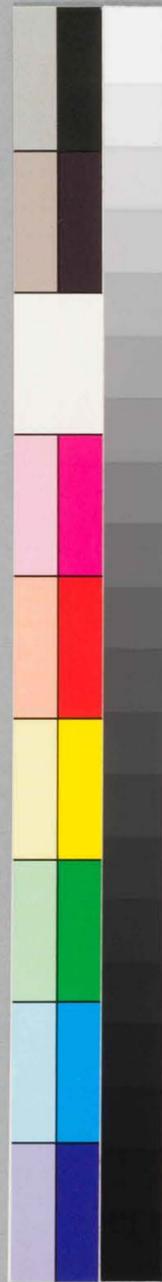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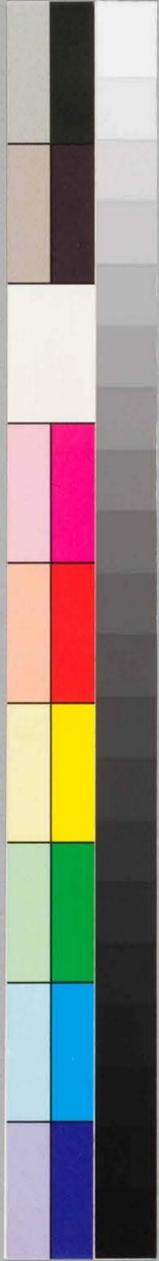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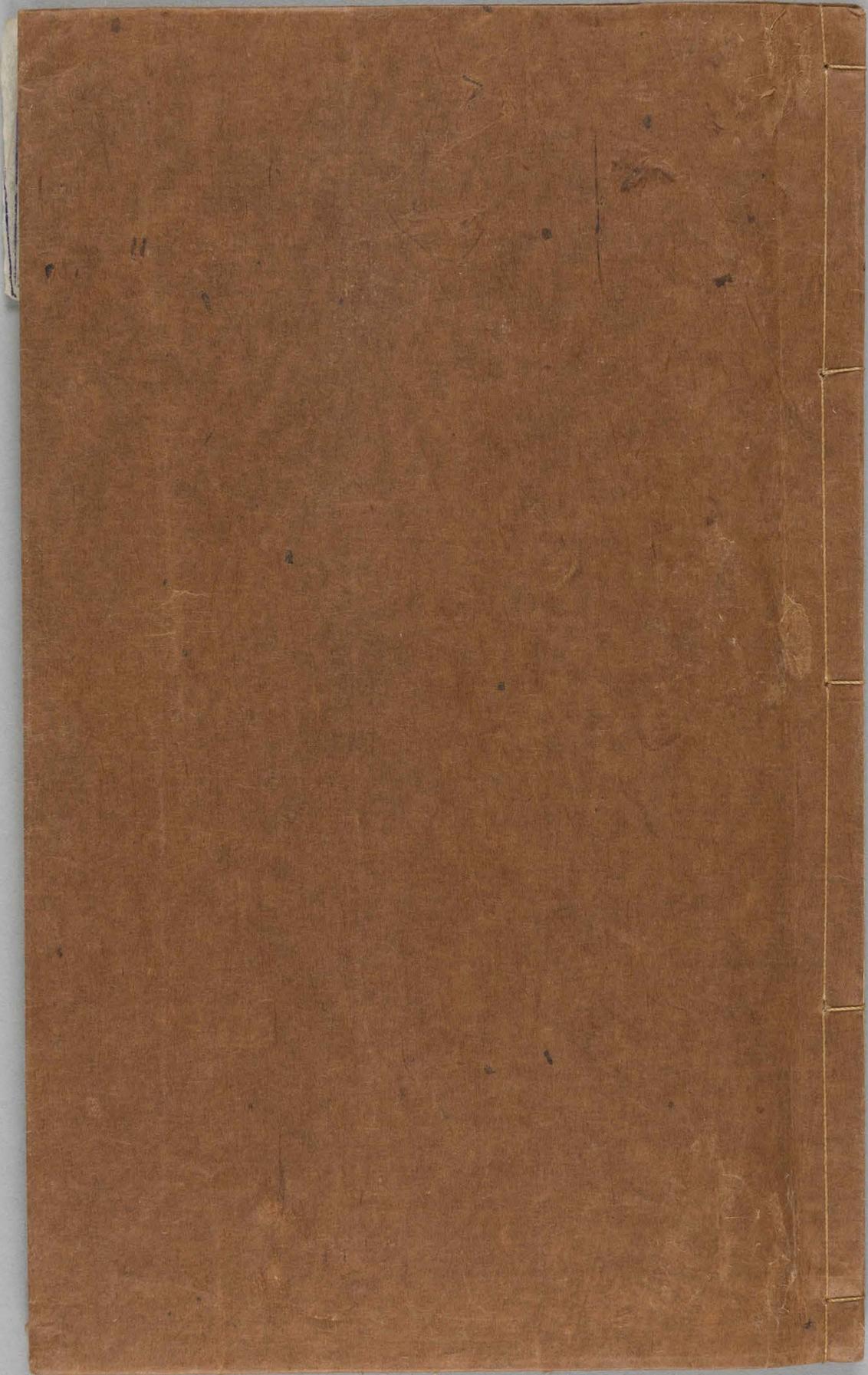


新編 医学正傳 卷 医学或問

慶安三年刊

廣博天民 編集





醫學正傳序

夫醫之為道。民命死生所繫。其責不
為不重。藉或不經。儒術業擅偏門。槽
然不知正道。不反幾於操刃以殺人
乎。粵自神農嘗百草。製本草。軒岐著
素問。越人作難經。皆所以發明天地
人身陰陽五行之理。卓為萬世醫家
祖。不可尚已。厥後名醫代作。躡聖門
而探玄微者。未易悉舉。又若漢張仲

或問序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seal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景唐孫思邈金之劉守真張子和李
東垣輩諸賢繼作皆有著述而神巧
之運用有非常人所可及也其所以
辨內外異攻補而互相發明者一皆
祖述素難而引伸觸類之耳其授受
相承悉自正學中來也吾邑丹溪朱
彥修先生初遊許文懿公之門得考
亭之餘緒爰自母病刻志於醫求師
於武林羅太無而得劉張李三家之

秘故其學有源委術造精微所著格
致餘論局方發揮等旁皆所以折衷
前哲尤足以救偏門之弊偉然百世
之宗師也東陽盧和氏類集丹溪之
書為纂要俾醫者出入卷舒之便其
用心亦勤矣以愚觀之尤未足以盡
丹溪之餘緒然丹溪之書不過發前
人所未發補前人所未備耳若不參
以諸賢所著而互合為一豈醫道之

大成哉愚承祖父之家學私淑丹溪
之遺風其於素難靡不苦志鑽研然
義理玄微若坐曹鄴追閱歷四紀于
茲始知蹊徑今年七旬有八矣桑榆
景迫精力日衰每憾世醫多蹈偏門
而民命之夭於醫者不少矣是以不
揣荒拙銳意編集以成全書一皆根
據乎素難綜橫乎諸說傍通已意而
不鑿以孟浪之空言揔不離乎正學

範圍之中非敢自以為是而附會以
誤人也目之曰醫學正傳將使後學
知所適從而不蹈偏門以殺人蓋亦
端本澄源之意耳高明之士幸毋謂
焉。

崑

正德乙亥正月之望

花溪慎德老人虞搏序

或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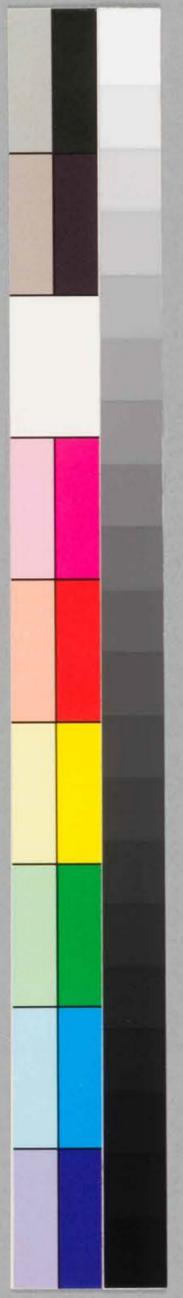
三

凡例

一凡諸病總論皆採摭內經要旨以為提綱經之
之以歷代名醫可法之語間或附以己意以
成篇段謹僭列各病之首

一凡脉法皆採摭王叔和脉經要語本經缺者
則於歷代名醫諸書採其可法之語以附錄
之

一凡方法備載於脉法之後其傷寒一宗張仲
景內傷一宗李東垣小兒科多本於錢仲陽
其餘諸病悉以丹溪要語及所著諸方冠於



其首次以劉張李三家之方選其精粹者繼之於後外有諸家名醫有理妙方又採附於其末以備參攷

一凡祖父口傳心授及自己歷年經驗方法不敢私匿悉皆附於諸條之末與眾共施本病無者則缺之

一凡自己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或用心以變法取巧而治愈者悉附於各條之末俾後人或有所採擇焉無者缺之

一凡集錄諸賢成方蓋為後學設繩墨耳學者

不可固執古方以售今病故又以丹溪活套

備錄于各條之後欲使後學執中之有權耳

一凡丹溪諸方法見諸虛氏纂要者悉錄之無

遺但有增而無減耳惟丹溪醫按不錄非為

厭繁將欲採歷代名醫治驗總成一書名為

古今諸賢醫按有志未暇姑俟諸歲月云

一凡古方分兩重數太多難憑修合今悉改為

小劑且如一料十貼之數原方用藥一兩一

貼止該一錢從其輕重以十取一惟效東垣

都作一服之義庶使後學依方修合之便云

一凡古方云咬咀者今悉改爲細切庶使後學之易曉也

一凡修製藥石不別立篇自就於各條藥下細注雖若繁瑣庶免鹵莽者忽畧以誤入也

一凡云用水一盞即今之白茶盞也約計半斤之數餘倣此

一凡醫學或問五十一條皆愚意設辭以申明先哲言不盡意之義是用書于卷首與賢者共議耳非敢自以爲是煩賢者斤正之勿謂愚之狂妄也幸甚

凡例畢

瑣細

新編醫學正傳卷之一

花溪恒德老人虞搏天民編集

姪孫虞守愚惟明校正

金陵三山街書肆松亭吳江繡梓

醫學或問 凡五十一條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立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予嘗閱故學士宋公景濂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如左夫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弘

或問

通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
當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
病得之酒其脉來滑是內
風氣也

水風者素隱曰音徒合
及風病之名也三歲四肢不能
自用使以瘖々而死也

方考云人迎右關寸分
寸口一倍二倍三倍外感
風寒寸口人迎一倍增
寸內飲食綿綿人迎二
肝膽在焉主寸口分
脾胃在焉

其致辯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
秦越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
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
此則淳于意華佗之能經鴟顧固亦導引
家之一術至於刺腹背瀉腸胃而去疾則涉
於神性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其所謂
通風者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病也况復求
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
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
於六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

畧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
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
書為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
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泊夫三焦五藏六府之
病最為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脉
歌遂使其本書不盛行于世也又下此則巢
元方其病源後編似不為無所見者但言風
寒二氣而不著濕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
則王冰冰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玉素
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

通矣又下此則王肅孫思邈思邈以絕人之
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叙千金方翼及粗土
害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闢其藩垣亦足
以其術鳴但不制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
也肅雖闡明外臺秘要所言方証符禁灼灸
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
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
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
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
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闡

ソソウ
其文集
作列

奧而擷其精華建為五藏方各隨所宜謂肝
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
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也世
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
散亡出於關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
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
完素雖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為奇
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者
焉若從政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
今病決不能相值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

或問

三

設文集作說

太觀官局文集
無官之字

亦不傳其有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
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
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為一身之主
土平則諸藏平矣從政以吐汗下三法風寒
暑濕燥火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
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
氣宜二十九條著為原病式闡奧粹微有非
太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
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名醫若吳中羅益
滄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

漢朱彥脩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白之朱佐
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
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
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
多矣若夫歷代名醫今但舉其最者言之耳
豈能悉具於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原既得聞命矣未審吾子之
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
祖父相承謂之三世或謂善讀三世之言則
為三世之醫子讀三世之書歟為祖父相承

三元則素尚ノ六微旨
大論ノ文ナリ

○顯明在日出謂之顯明
則外地氣分春也
分後亦有奇斗建卯
正至干巳正君火位
○自斗建巳正末之中三
氣分相火治之所謂少陽
君火之位所謂少陰熱之
名也
○退行ハ南面而在ナリ

之家學歟請明言其故可乎曰莫恭之學其
可云乎然醫不止於三世而其書又奚止於
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予同邑丹溪
朱彥脩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
太無爲之依歸以醫道大鳴于當世遐邇咸
取法焉予故曾叔祖誠齋府君幸與丹溪生
同世居同鄉於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
鳴世故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
惟愧夫才疎質鈍而不能奉揚箕裘之業爲
穢耳奚足道哉

或問元則害承廼制之義何如曰王安道論之
詳矣其間猶有未悉之旨請陳其略如左黃
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
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
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
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
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
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
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
火之下陰精承之元則害承廼制也制則生

或問

五

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五行之
木土金水各一惟火有二曰君火曰相火在
地理分布六方在歲時分爲六氣初氣自丑
至卯始於大寒而終於春分厥陰風木主之
二氣自卯至巳始於春分而終於小滿少陰
君火主之三氣自巳至未始於小滿而終於
大暑少陽相火主之四氣自未至酉始於太
暑而終於秋分太陰濕土主之五氣自酉至
亥始於秋分而終於小雪陽明燥金主之終
氣自亥至丑始於小雪而終於大寒太陽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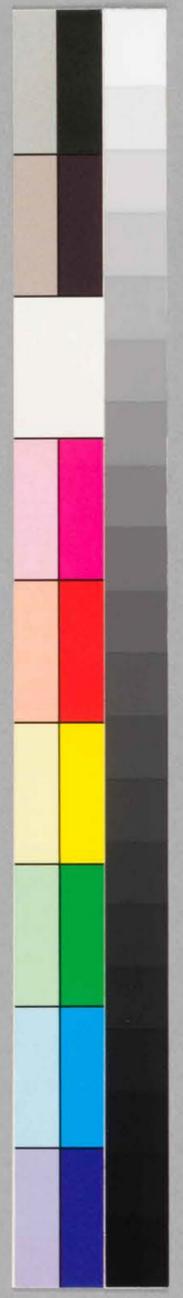
水主之夫所謂顯明者指方位而言日出於
卯之地也少陰君火始於此而右遷故曰顯
明之右蓋天地左旋六氣右旋故曰退行六
位之下各有已所不勝者承之於下王氏曰
承猶隨也而又有防之之義以下奉上也曰
承其五行之道不亢則隨之而已一有所亢
則起而尅勝之也或曰制者制何事也害者
害何物也制者制其氣之太過也害者害承
者之元氣也夫所謂元氣者總而言之謂之
一元分而言之謂之六元一元者本一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循環無端生生不息六元者水為木之化元木為火之化元火為土之化元土為金之化元金為水之化元亦運化而無窮也假如火不亢則所承之水隨之而已一有亢極則其水起以平之蓋恐害吾金元之氣子來救母之意也六氣皆然此五行勝復之理不期然而然者矣制則生化者言有制之常如亢則制而生化不息何害之有外列盛衰者言所承者力衰而所承者極盛制之不盡耳在天地

則為六淫在人身則為六疾害則敗亂者言無制之變也所承者衰甚而無氣故所承者其勢縱橫而不可遏也在天地則太塊絕滅在人身則病真而死矣太略如斯未盡詳也學者宜參考安道之論斯備矣

或問丹溪先生格致餘論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然先生所著諸方每云有氣虛有血虛有陽虛有陰虛其所以自相矛盾有如是者其義何歟曰其所謂陰陽氣血之虛實而以天地日月對待之優劣論

陰陽



之其理蘊奧難明非賢者莫能悟其旨也請
陳其大略如左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者在
天地則該乎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乎一體
而論非直指氣為陽而血為陰也經曰陽中
有陰陰中亦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
長是也始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
之陰虛也治法用四君子湯以補氣中之陰
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物湯以
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
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烏

附等藥甚者三建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
腎經之真陰虛也其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
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母黃柏等藥或大補陰
丸滋陰大補丸之類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
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主
注曰此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
制陽光也夫真水衰極之候切不可服烏附
等補陽之藥恐反助火邪而燬真陰元陽虛
甚之軀亦不可投芎芩等辛散淡滲之劑恐
反開腠理而泄真氣昧者謂氣虛即陽虛止

可用四君子斷不可用芎辛之屬血虛即陰
虛止可用四物決不可用參芪之類殊不知
東垣有曰陽旺則能生陰血此陰陽二字又
曰血脫益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
者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惟真陰虛者將為
勞極參芪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當而反益
其病耳非血虛者之所忌也如黃汝言之通
達亦未明此理其所著明鑿雜著謂近世治
病但見虛證使用參芪屬氣虛者固宜若是
血虛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邪是謂血病治

氣則血愈虛耗又曰血虛誤服參芪等甘溫
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不治蓋甘溫
助氣屬陽陽旺則陰愈消又曰婦人產後陰
血虛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發熱止可
用四物湯補陰血而以炙乾姜之甘溫從治
而收其浮散使歸依於陰亦戒勿用參芪也
丹溪曰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為主既曰陽無
所依而浮散於外非參芪等藥何以收救其
散失之氣乎噫汝言之論何其與東垣丹溪
俱不合耶世之膠柱調瑟者比比皆是予不

容不辯也。

或問古有四診之法何謂也曰形聲色脉四者而已今人惟效脉法但知其二而遺其三焉請陳其理如左夫形診者觀其形以知其病也經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當瀉不當補形氣有餘病氣不足當補不當瀉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急當補之不可刺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皆有

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又曰形肉既脫九候雖調者死又曰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胃中之府背曲肩垂腑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凡此之類皆形診之謂也夫聲診者聽其聲以驗其病也經曰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廼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叔和云

久病聲嘶者死小兒病忽作鴉聲者死東垣
曰言語先輕後重高厲有力是為外感有餘
之證言語先重後輕沉困無力是為內傷不
足之證凡此之類皆聲診之謂也色診者視
其面之五色以察其病也經曰赤欲如帛裹
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
蒼壁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裏雄黃不欲
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又曰青
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炷者死赤
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

也青如翠羽者生黃如蟹腹者生赤如鷄冠
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
之見生也生於心如縞裹朱生於肺如縞裹
紅生於肝如縞裹紺生於脾如縞裹括蕞實
生於腎如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欲
觀五藏之五邪當辨四時之令色經曰從前
來者為實邪子能令母實也從後來者為虛
邪母能令子虛也從所勝來者為微邪妻乘
夫位也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鬼賊為害也
自病者為正邪本經自傷也假如春令木旺

病者其色青而帶赤是為實邪雖病易治法
曰實者瀉其子其色青而帶黑是為虛邪病
亦易治法曰虛者補其母其色青而帶黃是
為微邪尤為易治法曰微者逆之謂正治也
其色青而帶白是為賊邪難治故多死法曰
甚者從之謂反治也若但青如蒼壁之澤廼
是正邪本經自病勿藥而愈四時皆做此而
推又四時皆帶紅黃為吉青黑為凶若此之
類皆色診之要訣學者其可忽乎
或問傷寒之邪中人固無定體然手足各有六

經何故只傳足之六經而不及於手之六經
乎劉草窓謂足六經屬水土木蓋水得寒則
水土得寒則坵木得寒則葉落枝枯手之六
經惟屬金與火蓋火勝水而能敵寒金得寒
而愈堅剛其理甚明將何以議之乎曰言似
近理而實不然者也請陳一得如左蓋人之
有身頂天履地身半已上天氣主之身半已
下地氣主之是以上體多蒙風熱下體多感
寒濕其為六節之氣前三氣時值春夏其氣
升浮萬物生長故人之身半已上應之後三

氣時值秋冬其氣降沉故人之身半已下應
乏自十月小雪之後為六氣之終太陽寒水
用事房勞辛苦之人其太陽寒水之氣乘虛
而客入於足太陽膀胱之經同氣相求故也
又曰熱先於首而寒先於足其義亦通寒邪
鬱積既久次第而傳於陽明少陽以及三陰
之經皆從足經傳始而漸及於手之六經而
已矣此人身配合天地之理不期然而然也
何疑之有哉

或問三焦為府有以心胞絡為藏者有以命門

為藏者麻訣云三焦無狀空有名或謂三焦
與心胞絡皆有名無實之府藏而其位俱在
胃膈之中或謂心胞絡乃胃中之脂膜又或
謂之裹心之肉凡此議論不一其孰非而孰
是歟請明以告我曰其理蘊奧甚矣難言雖
然若夫天人之理不明其可謂之醫乎請略
陳其梗槩如左凡萬物之有形質著乎地者
必有象以應乎天也且以五行之理論之如
在地有木火土金水之五形在天則有風熱
濕燥寒火之六氣蓋人肖天地其五藏六府

之具於身者與天地造化生成之理若合符
節是故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藏府為肝
為膽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藏府為心為
小腸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人藏府為脾為
胃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藏府為肺為大
腸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藏府為腎為膀
胱五者之外又有相火遊行於天地上下氣
交之中故合為五運六氣人身之相火亦遊
行于腔子之內上下育膜之間命名三焦亦
合於五藏六府并溪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

人非此火不能自生夫內經以心胞絡為藏
配合三焦而為六藏六府總為十二經也其
兩腎本為一藏初無左右之分越人始分之
亦未嘗言其為相火之藏王叔和始立說以
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寓焉蓋命門
雖為水藏實為相火所寓之地其意蓋謂左
屬陽右屬陰左屬血右屬氣左屬水右屬火
靜守常而主乎水動處變而化為火者也然
而相火固無定體在上則寄于肝膽胞絡之
間發則如龍火飛躍于霄漢而為雷霆也在

此非
有

下則寓于兩腎之內發則如龍火鼓舞于湖
海而為波濤也或曰嘗聞人身之有府者若
府庫然能盛財諸物之名也若大小腸胃膀
胱膽五府皆有收受而盛之者未審三焦為
府何所盛乎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包涵乎
腸胃之總司也胃中盲膜之上曰上焦盲膜
之下曰膈之上曰中焦膈之下曰下焦總名曰
三焦其可謂之無收受乎其体有脂膜在腔
子之內包羅乎六藏五府之外也其心胞絡
實乃暴心之膜包于心外故曰心胞絡其系

說

與三焦之系連屬故指相火之藏府皆寄于
胃中此知始而未知終也其餘諸說皆展轉
傳訛之語耳管見如斯顯俟知者再論
或問東垣用藥多以升陽益胃目之而悉以升
麻柴胡之類佐之何與曰夫天地四時之令
春夏之氣溫而升浮則萬物發生秋冬之氣
寒而降沉則萬物肅殺人肖天地常欲使胃
氣溫而升浮而行春夏生發之令不欲使胃
氣寒而降沉而行秋冬肅殺之令耳又升麻
能令清氣從右而上達柴胡能使清氣從左

而上達經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臌脹是以清氣一升則濁氣隨降而無已上等證又參芪等補劑皆味厚而氣滯者若不以下升柴等藥提之何以得行於經絡肌表而滋補哉或曰東垣生於北方天傾西北陽氣下陷此法固宜恐東南方土不宜也曰地不滿東南土氣下陷故脾胃之氣不升脾胃之氣不升則上脘不通穀氣不行而內傷之病作矣是以此法尤利於東南方也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九
或問內傷發熱之證其為有痰有食胃中迷悶者固不敢驟用補氣之劑其有察脈審證明白知是虛損內傷之候而投以東垣補中益氣等湯遂致胃中滿悶難言醫者其技窮矣若此者又將何法以治之乎曰此蓋濁氣在上而清氣不能上升故濁氣與藥氣相拒故耳宜以升柴二物用酒製炒更加附子一片以行參芪之氣及引升麻直抵下焦引清氣上升而濁氣下降而服參芪等補藥不致滿悶矣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或問六淫之邪當從內經六氣之太過為是也
昔醫和對晉平公之文不曰風寒暑濕燥火
而曰陰陽風雨晦明何也曰辭雖異而理實
同焉彼謂陰淫寒疾者即太陽寒水之令太
過而為寒疾也陽淫熱疾者即少陽相火之
令太過而為熱疾也風淫末疾者即厥陰風
木之令太過而為末疾也雨淫腹疾者即太
陰濕土之令太過而為腹疾也晦淫感疾者
即陽明燥金之令太過而為疫疾也明淫心
疾者即少陰君火之令太過而為心疾也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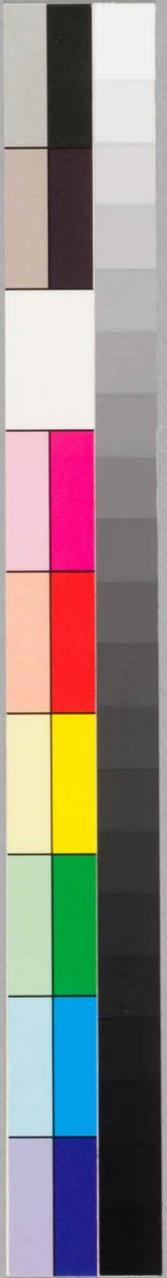
符

曰陰陽風雨即為寒熱風濕之疾彼此固
合矣所謂晦淫感疾與明淫心疾二者似不
相符請明以告我曰歲金太過燥令大行久
晴不雨黃埃蔽空日月冒明當為疫癘之疾
山嵐瘴氣是也感當作疫傳寫之誤耳君火
太過熱令早行火為離明之象故曰明淫如
內經所謂天明則日月不明是也少陰君火
司令故曰心疾春分至小滿時大熱也有釋
明為晝明晦為夜晦感為蠱惑心志皆非也
夫晝明夜晦天道自然之理何淫之有其蠱

瘴

明

十七



感心志者亦非天地之淫邪也學者宜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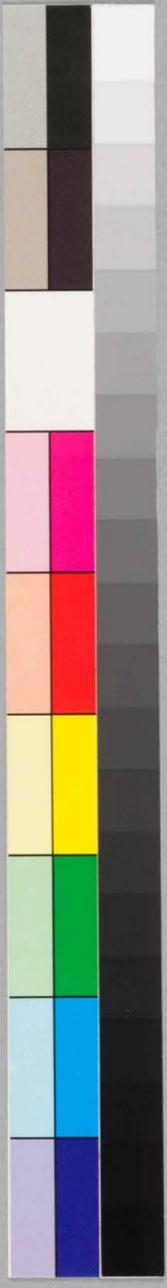
或問飲食同入於胃而水穀二者何如而分乎
且如膀胱止有下口而無上口其水固既出
不知從何而入乎又何其如是之清乎曰經
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
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
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行陰陽揆度以為常也
夫胃為倉廩之官無物不受全籍脾土轉輸
而運化焉蓋水穀入胃其濁者為粗滓下出

幽門達大小腸而為糞以出於穀道其清者
條焉而化為氣依脾氣而上升於肺其至清
而至精者由肺而灌溉乎四體而為汗液津
渾助血脈益氣力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也
其清中之濁者下入膀胱而為溺以出乎小
便耳其未入而在膀胱之外者尚為濁氣既
入而在膀胱之內者即化為水是故東垣有
曰飲者無形之氣正謂此也蓋肺屬金而覆
乎脾胃之上即如天之覆於地之上也經曰
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而為雲天氣下

而為雨水入於胃輒化氣而上升亦猶天降
霖雨於地倏焉化氣上騰而為雲又復化為
霖雨而下降也或曰老人與壯年者飲水無
異多寡壯年小便甚少而老者小便甚多何
也曰壯者如春夏之氣升者多而降者少老
人如秋冬之氣降者多而升者少耳或曰降
多即小便多升多者未見其為何物而出於
上竅焉曰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
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
六府各從其化也夫大塊之為器不可論其

涵容之量人之氣化亦猶是也賢者宜再思
之

或問人之壽夭不齊何歟曰元氣盛衰不同耳
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號曰命門元氣之
所司性命之所繫焉是故腎元盛則壽延腎
元衰則壽夭此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見肥白
之人多壽大元氣反衰乎瘦黑之人多壽延
元氣反盛乎曰丹溪謂白者肺氣弱黑者腎
氣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或曰四方之
人皆同乎曰不同也內經五常政大論云陰



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又曰東南
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
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
王註曰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
地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
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
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傾竭故夭折或曰
常聞天人之理同一揆也今見於天地之四
方者既得聞命矣而具於人之五藏者木之
聞也請申明其說可乎曰西北二方在人爲

腎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東南
二方在人爲肝木心火所處之位二藏常恐
其有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
方等語卽此之義也夫腎水既實則陰精時
上奉於心肺故東方之木氣不實而西方之
金氣不虛此子能令母實使金得以平木也
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虧此陰精所奉於
上而令人壽延也若夫腎水一虛則無以制
南方之心火故東方實而西方虛其命門與
胞絡之相火皆挾心火之勢而來侮所不勝

之水使水日虧而火日盛此陽精所降於下故令人夭折也。大抵主水主天地之四方言越人主人身之五藏論皆不失內經之旨同歸於一理也。學者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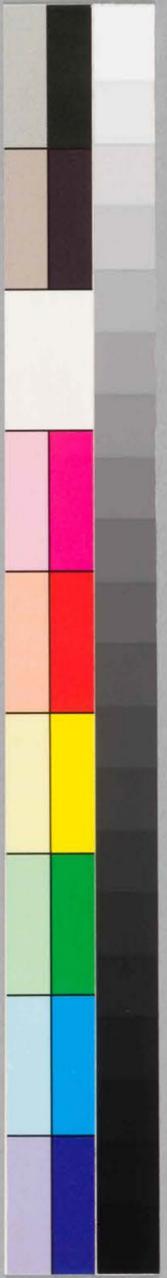
或問經謂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腹脹夫病在上者法當用木香檳榔等藥以降之病在下者法當用升麻柴胡等藥以提之理宜然也。其或泄痢脫肛後重大孔痛不可忍是為氣下陷也。法當舉之以升麻柴胡和之以木香檳榔若夫四藥同劑不無升降

混淆奚有歸一治病之功邪。曰天生藥石治病各逞其能如張仲景制大柴胡湯用柴胡大黃同劑以治傷寒表裏俱見之證然柴胡升而散外邪大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氣和而愈。今用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氣而上行木香檳榔自能逐邪氣而下降故使脫肛舉而後重除故可同劑而成功矣。何疑之有哉。欲用藥者宜倣此而擴充之可也。

或問人身之兩腎猶車之有兩輪其形同色亦無異不知王叔和何所見而猶謂左腎屬水

而右腎屬火又指右腎為命門以配三焦之
經嘗聞有生之初胚胎未成之際先生二腎
即造化天上生水之義今以水火岐之冰炭
相反何歟曰予嘗私淑丹溪而得其說矣按
內經以心胞絡為三焦相火之配而並行於
經也其兩腎本為一藏初未嘗有左右之分
而越人始分之亦不言其為相火之藏叔和
立說以三焦合命門為表裏亦有深意存焉
蓋謂腎屬陰而本主乎靜靜則陽孕於其中
陽既孕矣其能純乎靜而無生氣之動歟若

經所謂靜屬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是
陽歸之陰而成孕者也又謂腎為作強之官
伎巧出焉陽出之陰而化生者也是故腎為
一藏配五行而言者則屬之水矣以其兩腎
之形有二象而言者亦得以左右分陰陽剛
柔而命為五藏之根元也以左為陰右為陽
陰為水陽為火水為血火為氣於是左腎之
陰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右腎之陽火生脾
土脾土生肺金其四藏之於腎猶枝葉之出
於根也雖然但不可猶指右腎為命門耳經



太衝而面ノ前ノ度明ト
後ヲ太衝ト云

曰太衝之地各曰少陰少陰之上各曰太陽
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按王註靈樞經
云命門者目也抑考明堂銅人等經命門一
穴在脊中行第十四椎下陷中兩腎之間夫
兩腎固為真元之根本性命之所關雖為水
藏而實有相火寓乎其中象氷中之龍火因
其動而發也愚意當以兩腎總號為命門其
命門穴正象門中之棖闌司開闔之象也惟
其靜而闔涵養乎一陰之真水動而開鼓舞
乎龍筋之相火夫水者常也火者變也若獨

闌門
西柱

壯一生氣 曰注
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
少火滋氣故氣食壯火
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
則耗散少火益氣故氣
得少火則生長人陽
氣壯少亦然

指乎右腎為相火以為二焦之配尚恐立言
之未精也未知識者以為何如
或問內經所謂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
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何謂也
曰王太僕已有詳文但未甚詳耳請陳一得
如左夫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者言造化
勝復之理少而壯壯而衰衰而復生循環無
端生生不息經雖不言衰而復生其理實在
其中矣壯火食氣者言元氣見食於壯火也
氣食少火者言元氣見助於少火也壯火散

或問

壯三

氣謂耗散元氣少火生氣謂滋生元氣此二句申明上文二句之言耳蓋火不可無亦可少而不可壯也少則滋助乎真陰壯則燒燼乎元氣陰陽造化之理無往不復夫火壯而亢極則兼水化以制之經曰亢則害承廼制也又曰制則生化故壯火衰而少火復生是以陰陽調和萬物生旺四時生長化收藏之道即此理也以入論之胚胎未成之初先生二腎以涵養真陰是故名爲元氣天一生水之義焉然後肝心脾肺以及五府相繼而生

五藏五府之外又有胞絡相火遊行於三焦之間故以三焦爲配二者皆有各無實之府藏蓋相火無定位故也抑攷先哲有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言其不可無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散氣之謂乎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越人難經第十難中所謂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又曰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夫



寸口、一脈何以能決藏府死生吉凶乎。鷲峯熊氏註爲右寸謂右寸之屬肺也。四明張氏註爲兩寸謂脈會太淵穴也。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與。請明以告我曰。古聖立法以三部九候決人死生以六藏六府分配於六部之中故可以驗人藏府之吉凶也。殊不知內經言寸口者頗多。悉兼關尺而言也。太槩古人以寸口爲六脈之總名耳。不然內經何以言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肩背

痛若此之類莫能盡述。先哲註謂中手爲醫者之中指也。然則非病者之關脈乎。夫越人之難經因內經而作故有是語。今之註者皆以己意妄釋故與經旨不合。學者其再思之。或問難經第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謂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源所謂生氣之源者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源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

絕於內也。夫所謂腎間動氣者，釋者皆指爲兩尺。兩尺既絕，何謂寸口脈平？何不言尺中腎脈而言腎間動氣？請明辯以釋吾疑。幸甚。曰：此言寸口脈平而死者，亦兼關尺而論也。腎間動氣者，臍下氣海丹田之地也。或曰：臍下中行乃任脈所屬，與腎何相干哉？曰：各開寸半爲第二行，皆屬足少陰腎經。其臍與背後命門穴對，各開寸半，腎腧穴也。故丹田氣海與腎脈相通，爲腎之根也。又若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胞系在臍，故氣海丹田實爲生氣

之源。十二經之根本也。或曰：寸口既平，奚疑其死乎？曰：此爲病劇形脫者論耳。內經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者死。凡見人之病劇者，人形羸瘦，大肉已脫，雖六脈平和，尤當診候足陽明之衝陽與足少陰之太谿二脈。或絕更候，臍下腎間之動氣，其或動氣未絕，猶有可生之理，動氣如絕，雖三部平和，其死無疑矣。醫者其可不詳察乎？

或問內經有曰：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而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



龜埤雅龜上鱗九之教
有鱗曰蛟龜下有翼曰
應龜下有角曰虬龜曰
龜六氣雲風六氣曰龜
春分上出秋分入海
之冬時海內伏鱗之陽
氣後一天得翼之龜
非騰也

素所能也素非所能因病而不食反能登非
常之處豈有是哉曰難經有云重陽者狂重
陰者顛又曰顛多喜而狂多怒所謂重陽者
三部陰陽脉皆洪盛而牢故病強健而有力
故名曰狂謂重陰者三部陰陽脉皆沉伏而
細故病罷倦而無力故名曰顛嘗見東陽樓
氏一少年病狂一日天風大作忽飛上于邑
東之塔顛且歌且哭其塔實無容步之階衆
皆以為恠予思龍乃純陽之物伏蟄于海內
其身止有鱗甲且無羽翼遇陽氣升騰之日

則借風雲之勢而能飛騰即此義也奚足為
恠哉

或問難經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臟者
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也
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肺肺病傳肝肝病傳
脾脾病傳腎腎病傳心一藏不再傷故言七
傳者死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傳脾
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子母相傳
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故言生也夫經文所謂
七傳者據其數止六傳而已謂一藏不再傷

按其數乃有四藏不再受傷且其間藏之理未聞有發明之旨釋者止是隨文解義而已請明辯以釋吾疑可乎曰夫此條言虛勞之證也其所謂七傳者心病上必脫腎病傳心一句其一藏不再傷當作三藏不再傷皆傳寫之誤耳蓋虛勞之證必始於腎經五藏從相尅而逆傳已盡又復傳於腎與心則水絕滅而火大旺故死而不復再傳彼之三藏矣其有從相生而順傳者蓋腎水欲傳心火却被肝木乘間而遂傳肝木然後傳心火次第

由順行而及於彼之三藏而有生生不息之義故曰間藏者生學者其再思之

或問醫家以水烹煮藥石本草著名類多而未

詳其用曰長流水曰急流水曰順流水曰逆流水曰千里水曰半天河水曰春雨水曰秋露水曰露花水曰井花水曰新汲水曰無根水曰菊英水曰潦水曰甘爛水曰月窟水夫何一水之用而有許多之名必其能各有所長請逐一明言其故無吝曰謂長流水者即千里水也但當取其流長而來遠耳不可泥

於千里者以其性遠而通達歷科坎已多故
取以煎煮手足四末之病道路遠之藥及通
利大小便之用也曰急流水者湍上峻急之
流水也以其性速急而達下故特取以煎熬
通利二便及足脛以下之風藥也曰順流水
者其性順而下流故亦取以治下焦腰膝之
證及通利二便之用也曰逆流水者漫流洄
瀾之水也以其性逆而倒流故取以調和發
吐痰飲之劑也曰半天河水者即長乘君授
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乃竹籬籬頭管內之積

水耳取其清潔自天而降未受下流汚濁之
氣故可以為煉還丹調仙藥之用也曰春雨
水者立春日空中以器盛接之水也其性始
得春升生發之氣故可以煮中氣不足清氣
不升之藥也古方謂婦人無子者於立春日
清晨以器盛空中之雨水或此日百草曉露
之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當即有孕取其資
始資生發首萬物之義耳曰秋露水者其性
稟收斂肅殺之氣故取以烹煎殺祟之藥
及調付殺癩虫疥癬諸虫之劑也曰井花水

或明

七九



者清晨井中第一汲者其天一真精之氣浮
結于水面故可取以烹煎補陰之劑及修煉
還丹之用今好清之士每日取以烹春茗而
謂清利頭目最佳其性味同於雪水也曰菊
英水者蜀中有長壽源其源多菊花而流水
四季皆菊花香居人飲其水者壽皆二三百
歲故陶靖節之流好植菊花日採其花英浸
冰烹茶期延壽也曰新汲水者井中新汲未
入缸甕者取其清潔無混雜之劑故用以烹
煮藥劑也曰甘爛水者器盛於水以物揚躍使

水珠沫液盈於水面其水與月窟水性同取
其味甘溫而性柔故可以烹傷寒陰證等藥
也曰潦水者又名無根水山谷中無人跡去
處新土科凹中之水也取其性不動搖而有
土氣內存故可以煎熬調脾進食以補益中
氣之劑也夫本草雖有諸水之名而未詳言
其用今故述之以為後學之矜式云

或問丹溪治腫脹之証專主乎土敗木賊濕熱
相乘為病東垣又多主乎寒言病機諸腹脹
大皆屬於熱之語乃言傷寒陽明經大實大

滿之證也。又云熱脹少而寒脹多。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歟。曰東垣北方人也。其地土高燥濕熱少而寒氣多。故有是論。我丹溪先生生長於東南之地。故病此者。盡因脾虛受濕。肝木大旺。故言然也。或曰二說不同之義。既得聞命矣。而丹溪治腫之大法曰。必須養肺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慮。滋腎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源。斷妄想以保母氣。卻鹽味以防助邪。以太劑人參白朮補脾。使脾氣得實。自能健運升降。此千載不易之定論。萬舉萬全之

妙法也。活人多矣。嘗用此法以治黃腫之證。反加悶亂增劇不安。改用香附蒼朮厚朴之劑。反獲全功。竊思水腫與黃腫皆是濕熱傷脾所致。何治法之不同。與曰夫水腫之証。蓋因脾土虛甚。而肝木太過。故水濕妄行。其中雖有清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故以參朮為君。而兼以利水清金去濕熱之藥。此標本兼該之治。故有十全之功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沈積頑痰。膠固鬱結於其中。故或為瘰癧。或為積聚。是以積于中而形于外。蓋因

土氣外形而黃也故宜以蒼木厚朴香附陳
皮之類以平其土氣之敦阜用鐵粉青皮之
類以平其木氣之有餘加以麩藥助脾消積
退黃之後仍用參朮等補脾之劑以收十全
之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證之藥易而
治之禍不旋踵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飢甚方食而食反不運化多為嘔吐吞酸
等證何也曰飢而即食渴而即飲此造化自
然之理也飢不得食胃氣已損脾氣已傷而
中氣大不足矣遇食大嚼過飽益甚是以大

傷胃氣輕則吞酸惡心重則惡寒發熱而為
內傷等病者多矣又或負重遠行辛苦飢甚
遇食太過則四體倦怠矣若又強力復行適
遇風雨外襲遂成內傷挾外感之證或為腫
脹危篤之疾養生君子切宜防微杜漸戒之
戒之

或問鍼法有補瀉迎隨之理固可以平虛實之
證其灸法不問虛實寒熱悉令灸之其亦有
補瀉之功乎曰虛者灸之使火氣以助元陽
也實者灸之使實邪隨火氣而發散也寒者

敦阜ハ
大過ラ
以去ラ
云

或問

世二

灸之使其氣之復溫也。熱者灸之引鬱熱之氣外發火就燥之義也。其鍼刺雖有補瀉之法予恐但有瀉而無補焉。經謂瀉者迎而奪之以鍼迎其經脈之來氣而出之固可以瀉實也。謂補者隨而濟之以鍼隨其經脈之去氣而留之未必能補虛也。不然內經何以曰無刺痛熯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無刺大勞人無刺大饑人無刺大渴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驚人又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皆不足也不可刺刺之重竭其

氣者者絕滅壯者不復矣若此等語皆有瀉無補之謂也。學者不可不知。

或問虛損之疾世俗例用備方十全大補湯以

補之其方實為諸虛之關鍵也。用參芪苓朮甘草以補氣虛用芎歸芍藥地黃肉桂以補血少吾子將何以議之乎。曰此藥乃氣血兩虛之劑或血虛而氣尚實或氣虛而血尚充者其可一例施乎。內經曰毒藥以治其病蓋藥性各有能毒然中病者藉其能以獲安不中病者徒惹其毒以增病耳。假如心脾二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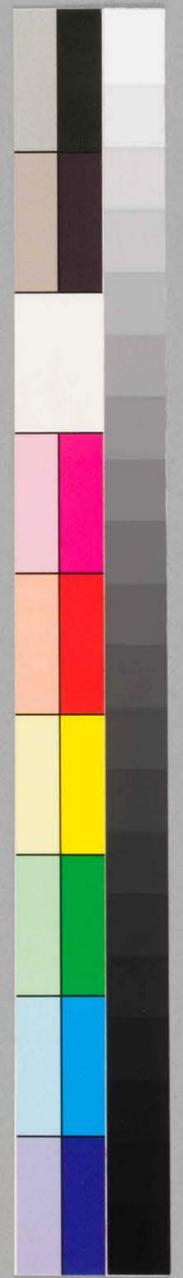
虛損當以茯苓補之。虛而無汗及小水虛少者服之有功。虛而小便數者多服則令人目盲。虛而多汗者久服損真氣。天入天年以其味淡而利竅也。又如肺氣弱及元陽虛者當以黃芪補之。然肥白人及氣虛而多汗者服之有功。若蒼黑人腎氣有餘而未甚虛者服之必滿悶不安。以其性塞而閉氣也。甘草為健脾補中及瀉火除煩之良劑。然嘔吐與中滿及嗜酒之人多服必斂膈不行而嘔滿增劇。以其氣味之甘緩也。川芎為補血行血

清利頭目之聖藥。然骨蒸多汗及氣弱人久服則真氣走散而陰愈虛甚。以其氣味之辛散也。生地黄能生血脈。然胃氣弱者服之防損胃不食。熟地黄補血養血。然痰火盛者恐泥膈不行。人參為潤肺健脾之藥。若元氣虛損者不可缺也。然久嗽勞嗽咯血鬱火在肺分者服之必加嗽增喘不寧。以其氣味之甘溫滯氣然也。白芍藥為涼血益血之劑。若血虛腹痛者豈可缺歟。然形瘦氣弱稟賦素虛寒者服之恐伐發生之氣。以其氣味之酸寒

忍

或問

世四



也。藥性能毒未易悉舉。學者宜究本草之詳。不可妄施以殺人也。

或問脈經謂一息四至以上為無病常人之脈。今見無病之人或有一息五至有奇者有一息三至無餘者何如是之異乎。曰生成之脈豈無緩急遲數之殊歟。經曰性急脈亦急性緩脈亦緩。大抵脈緩而遲者多壽。脈急而數者多夭。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蓋氣血者人身之神也。脈急數者氣血易虧而神機易息。故多夭。脈遲緩者氣血和平。

而神機難損。故多壽。先哲論江海之潮則天地之噓吸晝夜止二升二降而已。人之呼吸晝夜一萬二千五百息。故天地之壽攸久而無疆。人之壽延者數亦不滿百也。管見如斯未知是否。

或問有人寸關尺三部之脈按之絕無形跡而移於手陽明經陽絡與合谷之地動者何歟。曰手太陰經肺與手陽明大腸一藏一府相為表裏其列缺穴乃二經之絡脈故脈從絡而出於陽明之經。此為妻乘夫位地天交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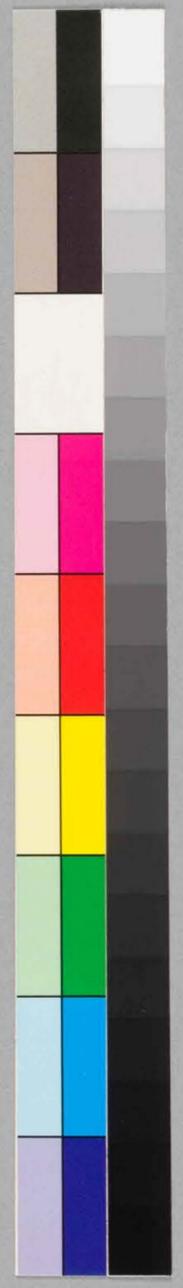
生成無病之脉耳學者可不曉歟
或問婦人產後之證丹溪為當以大補氣血為
主治雖有雜証以未治之又曰產後中風切
不可作風治而用風藥然則產後不問諸証
悉宜大補氣血乎曰詳主未二字其義自明
若夫氣血大虛諸証雜採但虛而無他証者
合宜大補氣血自愈或因虛而感冒風寒者
補氣血藥帶驅風之劑或因脾虛而食傷太
陰者補氣血藥加消導之劑或因瘀血惡露
未盡而惡寒發熱者必先逐去瘀血惡露然

後大補經曰有本而標之者有標而本之者
又曰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丹溪主末二
字即標本之意耳臨證之際其於望聞問切
之間豈不可辨乎若一例施之以補豈非刻
舟求劍之術耶

或問妊娠之婦有按月行經而胎自長者有三
五箇月間其血大下而胎不墮者或及期而
分娩或踰月而始生其理何歟曰其按月行
經而胎自長者名曰盛胎蓋其婦血氣充盛
養胎之外其血尤有餘故也其有數月之胎

或問

此六



而血大下謂之漏胎蓋因事觸動任脈故血下而未傷於子宮故也雖然孕中失血胎雖不墮其氣血亦虧多致踰月不產予曾見有十二三月或十七八月或二十四五箇月生者徃徃有之俱是氣血不足胚胎難長故耳凡十月之後未產者當服大補氣血之藥以培養之庶分娩之無憂也學者不可不知或問丹溪所謂難產之婦皆是八九箇月內不能謹以致氣血虛故也請問其旨何歟曰蓋婦人有娠大不宜與丈夫同寢今人未諳此

理至於八九箇月內猶有房事夫情慾一動氣血隨耗蓋胎孕全仗氣血培養氣血既虧則胎息羸弱日月既足子如寤覺即欲分娩遂能拆胞求路而出胞破之後其胞中之漿水沛然下流胎息強健者即翻身隨漿而下此為易產者也胎息倦弱者猶如寤寐未醒轉頭遲慢不能隨漿而出胞漿既乾則汚血閉塞其生路是以子無所向遂致橫生逆產臨產之際若見漿下而未分娩者便當憂恐急服催生之藥如蜀葵子之類逐去亞血道

路通達庶有速產之功醫者不可不知此意
或問山居野處之地云有狸魅之患誠有此歟
否歟曰妖祟為患自古有之非獨老狐成精
至於人家猶犬亦有善為妖者大抵被其惑
者皆性淫而氣血虛者也故邪乘虛而入耳
未有正人君子血氣充實者而被其惑焉治
法必滋補其真陰以壯其正氣安養其心神
以禦其邪房幃之內罅隙不通邪何由而
入焉若以師巫降童等邪術治之則神愈不
安決無可瘳之理過斯疾者可不謹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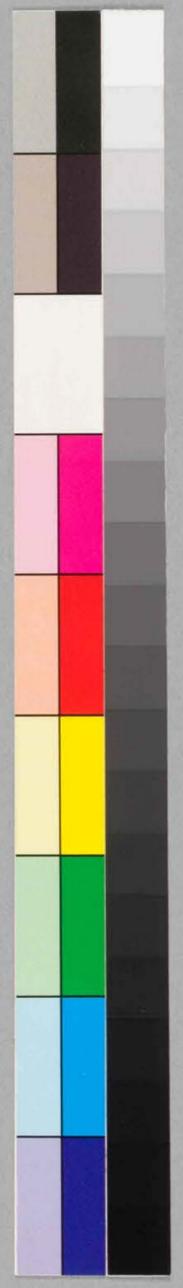
或問中風之候皆半身不遂其有遷延歲月不
死者何也曰如木之根本未甚枯而邊之枝
榦先萎耳經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
機息言植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
物也夫神機未息亦猶氣化之未絕耳故半
身雖不運用然亦未至於機息而死也古所
謂癱瘓者亦有深意存焉言癱者坦也筋脉
弛縱坦然而不舉也瘓者換也血氣散漫渙然
而不用也或曰其為治之法與諸痺同乎曰不
同也經謂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痺故曰痛痺筋

制_一曰著痺_{者而}曰行痺_{走痛}曰周痺_{周身}皆邪
痛_{不行}氣有餘之候也其癱瘓者或血虛或氣虛皆正
氣不足之証其治法故不同也惟痿痺屬血
虛麻痺屬氣虛與癱瘓治法大同而小異焉
學者宜加詳察毋蹈乎實實虛虛之覆轍云
或問雀目之證遇晚則目不見物至曉復明此
何病使然曰是則肝虛之候也或曰肝常虛
其有餘然亦有不足者乎曰邪氣盛則實正
氣奪則虛其人素稟血虛適遇寅申二年少
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水在泉火炎於上木鬱

于下夫胞絡相火既盛則心血沸滯而乾涸
經曰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蓋心出血
肝納心血既涸則肝無攸受經又曰目得
血而能視緣肝開竅于目肝既無血則目昏
而不明矣或曰目昏不明既得聞命矣其晚
暗而曉復明者何也曰木生於亥旺於卯而
絕於申至於酉戌之時木氣衰甚遇亥始生
至日出於卯之地木氣稍盛而目復明矣雖
然終不能瞭然如故或曰雀目之患終變為
黃脹而死何也曰木絕於申乃水土長生之

或問

此



地木氣柔，和土氣敦。阜經謂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此土氣有餘而侮所不勝之木也。或曰：治法何如？曰：先宜地黃芩歸等藥以補益其腎肝之不足。次用厚朴蒼朮陳皮之類，平其土氣之有餘。此乃畧示端倪耳。鑿者自宜臨岐斟酌而處治之，慎不可按圖而索驥也。

或問小兒氣喘世俗例以爲犯土，謂犯其土皇也。或安碓或作竈，或浚井填塞，開通溝渠等事，適遇小兒氣喘，遂云犯土無疑矣。輒邀術

士退土，或書符命貼於動土之處，或呪法水焚符調服，或按家之九宮，謂土皇居於何宮，太陽落在何宮，當取太陽之土與兒飲之，能釋土皇之厄而喘定。間亦有驗者。夫歷代醫書汗牛充棟，何不該載而遺此証爲黃冠之流鑿治歟？請明以告我。曰：夫小兒發喘多由風寒外束，腠理壅遏而肺氣不得宣通而爲病耳。治法當用錢氏瀉白散，或三拗湯等劑，使腠理開通，肺氣舒暢而喘息定矣。或因吐瀉之後而中氣不足，亦使短氣而喘，治用錢

此益黃散東垣補中益氣湯或用伏龍肝湯
泡放溫飲之其喘立定者有之蓋脾土大虛
必借土氣以培益之其術士窺竊此意而巧
立名色而謂太陽之土能安土也夫小兒之
證不一或慢驚直視而喘或肺脹氣促而喘
縱取太陽土益益以沃之亦莫能救其萬一
鑿者自宜檢方按法調治毋聽末流之俗以
致惑焉

或問婦人懷鬼胎者何歟曰晝之所思為夜之
所見凡男女之性雌而虛者則肝腎之相火

無時不起故勞怯之人多夢與鬼交夫所謂
鬼胎者偽胎也非實有鬼神交接而成胎也
古方有云思想無窮所願不遂為白淫白濁
流於子宮結為鬼胎迺本婦自己之血液雌
精聚結成塊而胸腹脹滿儼若胎孕耳非偽
胎而何哉曰嘗閱滑伯仁醫驗謂仁孝廟廟
祝楊天成一女薄暮遊廟無見黃衣神覺心
動是夕夢與之交腹漸大而若孕邀伯仁治
診之曰此鬼胎也其母道其由與破血墜胎
之藥下如科斗魚目者一升許遂安此非遇

神交乎曰有是事而實無是理豈有土木為形能與人交而有精成胚胎耶噫非神之惑於女乃女之惑於神耳臆度此女年長無夫正所謂思想無窮所願不遂也有道之士勿信乎邪說之惑焉

或問鰲峯能氏纂集運氣全書及撰為傷寒銓法以病者之所生年月日時合得病之日期推算五運六氣與傷寒六經証候無不吻合謂某日當得某經其經當用某藥而以張仲景一百一十有三方按法施治如太陽無汗

麻黃湯有汗桂枝湯之類使後學能推此法不須問証察脈但推美病在此經即用此經之藥實為醫家之捷徑妙訣也吾子可不祖述乎曰此馬宗素無稽之術而以世之生靈為戲玩耳竊謂上古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十干配而為五運以十二支合而為六氣天以六方寓之歲以六氣紀之以天之六氣加臨於歲之六節五行勝復盈虧之理無有不驗傳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今草莽野人而

以人之年命合病日而為運氣於法取仲景
之方以治之是蓋士師移情而就法也殺人
多矣知理君子幸勿蹈其覆轍云

或問。霍安常傷寒總病論所載時行瘟疫謂春
有青筋率證其候頸背雙筋牽急先寒後熱
腰強急脚縮不伸脰中欲折或眼黃項背強
直夏有赤脉攢証其候口乾舌裂咽塞戰掉
驚動不定秋有白氣狸証其候經絡壅滯皮
毛豎豎發泄體熱生斑氣喘引飲冬有黑骨
瘟証其候腰痛欲折胃脇如刀刺切痛心腹

膨脹四季有黃肉隨証其候頸下結核頭重
項直或皮肉強硬而隱隱發熱嘗聞醫有賢
愚疾無今古近年以來未嘗有已上諸証何
今古之不同歟請明言其故幸甚曰瘟疫之
證素無定体或氣運之變遷或世情之不同
愧予年踰八秩畧未見此異証或世有之而
予未之見歟抑亦見之而予未之識歟安常
稟出類拔萃之資為一代名世之士著述方
書以為後學之矩範豈好為異說以欺世擗
俗哉姑錄之以俟達者再論

或問龐安常傷寒總論所載聖散子方謂出於蘇子瞻尚書所傳文謂其方不知所從來而故人集君毅世寶之以治瘟疫之疾百不失一安常讚曰自古論病惟傷寒至為危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法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二感或男女相易狀至危篤者連飲數劑則汗出氣通飲食漸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亦無恙藥性少熱而陽毒發狂之類入口即覺清涼殆

不可以常理詰也時疫流行平且輒煮一釜不問老少良賤各飲一大盞則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病能空腹一服則飲食甘美百疾不生真濟世衛家之寶也吾子何不遵其法多合以濟世之瘟疫豈非積德之一事乎曰予閱其方始與醫道不合蓋其藥味止是燥熱助火之劑別無祛邪除瘴之能如黑附子高良姜具茱萸石菖蒲麻黃細辛半夏厚朴肉豆蔻防風藿香豈非辛烈燥熱之劑乎其有茯苓蒼白朮藁本猪苓澤瀉獨活甘草稍

溫不熱雖有柴胡芍藥枳殼三味之涼恐一
杯之水難救一車薪之火夫執藥治熱病素
間謂之從治又謂之反治又謂之劫劑然此
方必當時適遇瘟疫之身熱無汗或日期已
過邪氣欲去正氣將復之際偶投一服二服
劫而散之者有之由是眾皆以為得神仙之
法爭錄其方以傳于世政所謂訛上傳訛也
豈可以大金煎煮令一家俱飲乎又豈可令
無病之人空腹服此熱藥乎用藥者若不規
之以理而謂不殺人者予未之信也安常為

一代之名醫而載此方於傷寒論中而謂能
博施濟眾亦賢者之過焉

或問發痧之證古方多不該載世有似寒非寒
似熱非熱四體懈怠飲食不甘俗呼為痧病
其治或先用熱水蘸搭臂膊而以芫麻刮之
甚者或以針刺十指出血或以香油燈照視
身背有紅點處皆烙之已上諸法皆能使腠
理開通血氣舒暢而愈此為何病又何由而
得之乎曰內經名為解休原其所因或傷酒
或中濕或感冒風寒或房事過多或婦人經

水不調血氣不和皆能爲解你証與砂病相
似實非真砂病也夫砂病者嶺南煙瘴之地
多有之矣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註云蜮
短狐也江淮間多有之能含砂以射水中人
影唐詩云射公巧俟遊人影亦謂此也人不
見其形若被其毒輒爲寒熱而病一曰蜮如
鱉有三足一名射影病瘡如疥埤雅曰有長
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
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我鳥能食之
本草云溪毒砂虱水弩射工蜮短狐鰕鬚之

類俱能含砂射人被其毒者則憎寒壯熱百
體分解若傷寒初發之壯彼土人治法以手
捫摸痛處用芋葉或甘蔗葉捲角入肉以口
吸出其砂外用生大蒜搗膏封貼瘡口即愈
諸虫惟鰕鬚最毒若不早治十死七八其毒
深入於骨若鰕鬚之狀其瘡類平疔腫彼地
有瀉鵝鵝鴉等鳥專食已上諸虫凡遇此病
即以此鳥毛翼燒灰服之及籠此鳥於病者
身畔吸之其砂聞氣自出而病安也其他無
此諸虫之地實非真砂証也管見如斯學者

更宜傳訪以長見聞可也

或問痞與痰癖積聚癥瘕病雖似而其各各不同請逐一條陳其說以曉後學可乎曰痞者否也如易所謂天地不交之否內柔外剛萬物不通之義也物不可以終否故痞久則成脹滿而莫能療焉痰癖者懸絕隱僻又玄妙莫測之名也積者跡也挾痰血以成形跡亦鬱積至久之謂爾聚者緒也依元氣以為端緒亦聚散不常之意云癥者徵也又精也以其有所徵驗及久而成精萃也瘕者假也又

退也以其假借氣血成形及歷年遷遠之謂也木抵痞與痰癖乃胸膈間之候積與聚為肚腹內之疾其為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見于男子其癥與瘕獨見于臍下是為下焦之疾故常得于婦人大凡腹中有塊不問積聚癥瘕俱為惡候切勿視為尋常來允而不求醫早治若待脹滿已成曾腹鼓急雖倉扁復生亦莫能救其萬一邁斯疾者可不懼乎

或問世有巫蠱魘魅之術云可呪人致死果有此乎否乎曰有此事而實無此理也夫蠱毒

魘魅之術皆闕廣深山鄙野之俗或因姦或因財及謀產爭婚等事蓋惡欲其死之念一與故無所不用其極矣多竊仇家之生命或琢木成像書其名與年命而葬之或畫其像書其名作紙棺以埋之或書符以焚之或呪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之理夫上帝好生爲此者多反受殃或曰既無殺人之驗律法何以該載曰造律之士皆至公仁者深嫉其惡是蓋追其心之不仁而置之極刑於十惡之中而常赦所不原也或

曰今之夢寐中而常魘者似有鬼神所附之狀何也曰然夢寐間常魘者蓋火起於下而痰閉於上心血虧欠而心神失守故爾豈有鬼神所附之理哉賢者願無惑焉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呪科者即素問祝繇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爲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廟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斥惡氣其証如醉如痴如爲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証可以借呪語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龍樹呪法

或問

四

之書行于世。今流而為師巫。為降童。為師婆。而為翳惑。人民哄嚇。取財之術。噫。邪術。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或問丹溪所謂有外感挾內傷者。有內傷挾外邪者。其證何如。而見當以何法而治。請詳以語之。曰。假如先因勞役過度。飲食失節。而其體已解。你又為感冒風寒而作。其証必惡寒發熱。頭身俱痛。右手氣口及關脈則大於左手。人迎及關脈二倍。而兩手陽脈俱有緊盛之勢。此內傷重而外感輕。謂之內傷挾外邪。

也。治法必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主。加以防風羌活柴胡之類。或先因秋冬之月。觸冒風寒。鬱積已久。欲發未發之間。而加之飲食勞倦。觸動而發。其証必大惡風寒。頭身大痛。而大發熱。左手人迎及關中脈則大於右手。氣口及關脈二倍。而兩手陽脈亦各有緊盛之勢。此外感重而內傷輕。謂之外感挾內傷也。治法必以仲景傷寒論六經見証之藥為主。治少加以補中健脾之劑。夫外感重者宜先攻而後補。攻者汗下之類。內傷重者宜先補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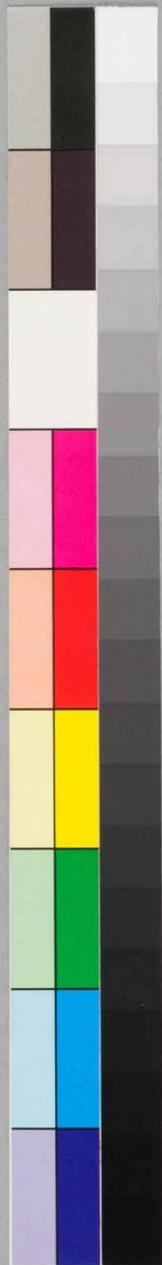
攻二證俱重宜攻補兼施或曰勞倦飲食二者俱甚而為大熱之証欲補則飲食填塞胸中恐愈增飽悶欲消導則恐元氣愈虛而病益甚其將何法以處治乎曰此政王安道所論不足中之有餘証也必宜攻補兼施以補中益氣湯間與丹溪導痰補脾飲加神麩麥芽之屬甚者以東垣枳實導滯丸之類與補中益氣湯間而服之食去而虛証亦除是亦攻補兼施之法也醫者誠能斟酌權宜而處治之無有不妥之理也

或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為天母為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父母元氣皆壯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盛也余做此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濕之感於外饑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

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享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享正命而與嚴墻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為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昭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動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下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諄諄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

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先哲謂諸痛為實諸痒為虛丹溪亦曰諸痛不可用參芪蓋補其氣旺不通而痛愈甚然則凡病痛者例不可用參芪等藥乎曰以上所論諸痛特指其氣實者為言耳如暴傷風寒在表作痛或因七情九氣拂鬱不得宣通而作痛者固不可用補氣藥也若夫勞役



傷形致身體解休而作痛者或大病後及大瀉痢後氣血虛弱身體疼痛及四肢麻痺而痛或婦人產後氣血俱虛致身體百節疼痛等病其可不用參芪等補氣藥乎學者毋執一也

五或問寸關尺三脉部位既得聞命矣外有人迎氣口神門三脉其位安在請明以告我曰按活人書左手關前一分人迎是也右手關前一分氣口是也又按脉經謂左手人迎以前寸口脉即知人迎在病人左手關前寸後之

位診者右手食指與中指西岐之間是也又謂右手氣口以前寸口脉即知氣口在病人右手關前寸後之位診者左手食指與中指兩岐之間是也經又曰兩手神門以後尺中脉即知神門各在病人兩手關後尺前之位診者中指與無名指兩岐之間是也今人多不識此或指人迎於左關或指人迎於左寸或指氣口於右關或指氣口於右寸或指神門於兩關相對者皆非也學者可不審乎

四或問藥性有相畏相惡相反而古方多有同為

丁劑而用者其理何如曰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惡之我所惡者彼必畏我蓋我能制其毒而不得以自縱也且如一劑之中彼雖畏我而主治之能在彼故其分兩當彼重我輕畧將以殺其毒耳設我重彼輕制之太過則盡奪其權而治病之功劣矣然藥性各有能毒其所畏者畏其能所惡者惡其毒耳如仲景制小柴胡湯用半夏黃芩生姜三物同劑其半夏黃芩畏生姜而生姜惡黃芩半夏因其分兩適中故但制其慄悍之毒而不減其退

寒熱之能也其為性相反者各懷酷毒如兩讐相敵決不與之同隊也雖然外有大毒之疾必用大毒之藥以攻之又不可以常理論也如古方感應丸用巴豆牽牛同劑以為攻堅積藥四物湯加入參五靈脂薑以治血塊丹溪治屍瘵二十四味蓮心散以甘草芫花同劑而謂妙處在此是蓋賢者真知灼見方可用之昧者固不可妄試以投入也夫用藥如用兵善用者置之死地而後存若韓信行背水陣也不善者徒取滅世之禍耳可不慎

哉

或問當歸一物雷雷公謂頭破血身和血尾止血
東垣又云頭止血身養血尾破血二說不同
豈無歸一之論乎請明以告我曰東垣曰當
歸者使氣血各有所歸之功之號也蓋其能
逐瘀血生新血使血脉通暢與氣並行周流
不息故云然又曰中半已上氣脉上行天氣
主之中半已下氣脉下行地氣主之身則獨
守乎中而不行也故人身之法象亦猶是焉
予謂瘀血在上焦與上焦之血少則用去瘀

上截瘀血在下焦與下焦之血虛則用下截
之尾若欲行中焦之瘀與補中焦之血則用
中一段之身非獨當歸他如黃芩用上截之
虛者以降肺火用下截之實者以瀉大腸之
火防風桔梗之類亦然此千古不易之定論
也學者詳之

或問黃栢地黄之類俱忌鐵器蒸搗何歟曰夫
地黄黃栢之類皆腎經藥也錢仲陽謂腎有
補而無瀉又曰虛者補其母實者瀉其子蓋
腎乃陰中之少陰為涵養真元之水藏其所

以忌鐵器者防其伐木瀉肝恐干能令母虛也竟無他說

或問本草所載竹茹竹葉及烹竹瀝皆云用淡竹夫竹類頗多未審何竹名爲淡竹耶曰東坡蘇公之方有云淡竹者對苦竹爲文除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我丹溪先生常用早筍俗名雷竹此淡中之淡者也此竹又名甜竹以其筍之味甜也別有一種水竹其筍味純淡故已上二竹皆可入藥用綠一筍俱無燥辣之味故知其無毒故也如無一竹晚筍竹亦

莖

可代用餘竹皆不可用也

或問嶺表烟瘴之地其俗平居無病之人朝夕常啖檳榔云可辟除山嵐瘴氣之疾吾儒有任於彼地者亦隨其俗而啖之果有益乎否乎曰按本草檳榔味辛氣溫爲純陽之物善驅逐滯氣散邪氣泄胃中至高之氣除痰癖下行以治後重脫疰之證如果有已上諸疾用之以佐木香芩朮等藥無不應驗若無病中和胃氣昕夕無故狂啖吾恐反泄真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也嗚呼因習之弊死而

無悔者焉。羅謙甫曰：無病服藥，如壁裏添柱。誠哉是言也。嘗聞用藥如用兵，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以禦寇耳。若無寇可乎，而無故發兵，不惟空廢糧餉，抑且害及於無辜之良民也。戒之戒之。

或問婦人產後諸疾，古方多用四物湯，加減調治。我丹溪先生獨謂芍藥酸寒，能伐發生之氣，禁而不用，何歟？曰：新產之婦，血氣俱虛，之甚，如天地不交之否，有降無升，但存秋冬肅殺之令，而春夏生發之氣未復，故產後諸證

多不利乎？寒涼之藥，大宜溫熱之劑，以助其資始資生之化源也。蓋先哲制四物湯，方以川芎當歸之溫，佐以芍藥地黃之寒，是以寒溫適中，為婦人諸疾之妙劑也。若或用於產後，必取白芍藥，以酒重復製炒，去其酸寒之毒，但存生血活血之能，胡為其不可也？後人傳寫既久，脫去製炒註文，丹溪慮夫俗醫罔莽不製而用之，特舉其為害之由，以戒之耳。若能依法製炒為用，何害之有哉？學者其可不知此乎。

書林白州堂			
入	代価	第	醫學山伝
	八〇〇	号	
	円		

26
7138

一冊

醫學或問終

三	慶
月	安
吉	二
日	年

